风过留痕▶

梦里依稀向深蓝

□常思思

从南沙慰问演出回来已经几个月了,那浩渺无垠的大海、那些守礁的官兵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:官兵们聊起守礁时的忠诚,说起家人时的深情,都时常伴随着那片深蓝色的大海进入我的梦乡。

今年三四月份,我和海政文工团战友汤俊、顾莉雅赴南海舰队基层连队慰问演出。对我们来说,这是一个圆梦的时刻。因为我们心中一直有个梦想,那就是在未来几年利用业余时间为基层官兵演出100场。

3月28日,我们终于登上了慰问演出的第一站——华阳礁。操场上,新兵们坐得整整齐齐,齐刷刷地鼓掌,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调试音响,生怕战士们晒得太久。一声口令,我们3人一齐走到操场中央。“龙腾中华千家喜,春满神州万物荣。迎接春天,让我们唱起来吧,首先请汤俊献唱一首《唱唱唱》!”演出就此揭开了序幕。

汤俊唱完,我接过话筒,演唱了《春风的话》、《这片海有我》、《我是你的子弟兵》等歌曲。顾莉雅则唱了《这片海》、《我在飞》等歌曲。现场气氛异常火爆,这让我们信心倍增。演出后,我们在大食堂和战士们一起吃晚餐,战士们吃得很香,让你感到他们是那么可爱。

战士马海军已是第25次驻守华阳礁,每次3个月。他的哥哥叫马陆军、弟弟叫马空军,都是军人,三兄弟刚好组成陆、海、空。马海军有一个3岁半的儿子,儿子出生时,他在守礁,等马海军第一次见到他时,儿子已经11个月了,连家门也不让他进。尽管不能经常回家,但马海军不后悔。他告诉我们,他把华阳礁当成了第二故乡,能够守卫祖国的南大门,特别男人!

坐在马海军旁边的李彬是第18次守礁,他跟我们说,他离开家时,老婆刚怀孕,等他回去的时候,正好赶上孩子的满月酒,再回家又赶上孩子周岁。在儿子眼里,李彬很像是个陌生人,晚上睡觉,李彬的脚一碰到床,他就哭,拿下来就停。李彬开玩笑说:“这孩子还挺会保护他妈!”

次日一早,我们出发前往美济礁。由于礁盘很浅,军舰靠不过去,需要换乘小艇。小艇远离母舰驶向礁盘,海越来越浅,海的颜色也神奇地变化着,由深蓝到浅蓝继而变成浅绿。海水清澈见底,彩色小鱼游来游去,南沙展现了她迷人的一面。

我们远远地看到一栋小房子,3层高,旁边是几个铁皮做的高脚屋,破旧不堪,锈迹斑斑,这是守礁人的第二代高脚屋,第一代是竹结构的。可想而知,那时守礁战士的生活是多么艰苦。以前守礁周期是6个月,我无法想象在这汪洋之上,一两个高脚屋里,缺少淡水,物资匮乏,没有活动空间,没有人,没有通讯,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坚持下来?

4月1日,我们再次来到了华阳礁,这也给了我全方位了解它的机会。礁上有个篮球场,下面有很多下水孔,用来收集雨水。雨水经过两个房间的净化淡化装置,成为饮用水。因此,任何人都不允许在篮球场扔烟头或吐痰。战士们平时都喝淡化水,舍不得喝矿泉水。由于经过层层净化,淡化水矿物含量损失不小,长期饮用易造成脱发、白发等症状。只有在招待我们的时候,战士们才把矿泉水拿出来。了解这些后,我为自己每次上礁都喝掉一瓶矿泉水而感到内疚。

4月5日,我们来到此次慰问演出的最后一站——渚碧礁。在演出时,有个酷爱文艺的小战士改编了《小白杨》,新歌名为《椰子树》。“一棵呀椰子树,长在渚碧礁,根儿深,干儿壮,守望着南沙,海风吹,吹得树叶沙沙响喽……”他唱这歌是因为渚碧礁上有一棵椰子树,陪着他们一同守礁,给战士们蓝色的生活增添了一抹绿色。在渚碧礁上我们看到了战士们写的文章,令人感慨万千。他们写道:“身临前线,周边的严峻局势让我们常常警醒,我们要常怀忧患之心,展报国之情,练钢筋铁骨,铸钢铁长城!”

驻守在南沙的官兵们有钢铁般的意志,有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,他们用鲜血和汗水在南沙矗立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。我们3人的“军营演唱会”巡演100场的目标已完成20场,我们将继续前行,向南沙官兵学习,坚定为兵服务的信念,歌颂最美的水兵,歌颂富饶的万里海疆,歌颂日益强大的人民海军!

(本文作者为海政文工团著名独唱演员,原籍济南)

若有所思▶

猫不猫

□于冠深

人在树下绕,麻雀树上吵。

相伴不相扰,共享春光好。

这四句打油诗,是我在楼下的活动场地转圈,有感于鸟儿相伴的惬意而作。所谓鸟儿也者,喜鹊和灰喜鹊偶尔会来。叫声好听的鸟儿很少光临。数量最多的当数麻雀。就麻雀而言,又以冬天为最多。尤其是下雪以后,有时候几十只飞落树上,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,俨然在开研讨会。每逢这种时候,我总想到孔夫子的学生公冶长先生,非常羡慕他的懂鸟语,可惜仅止于羡慕罢了。

的确,我对鸟儿的相伴跟狗的袭扰的感受迥异。就我的感受而言,介乎鸟儿与狗之间的动物是猫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纳闷院子里哪来这么多猫:白猫、黄猫、黑白花的猫,大小不一,或幼或老,还有一个眼黄一个眼蓝的。有邻居告诉我说,这都是些流浪猫,是院里的谁谁从别处抱回来的,“你没看见谁谁经常端着猫食喂吗?”以前我光看着猫多,别的还真没注意。人家谁谁爱心可嘉呀,可老是把别处的流浪猫往院里敛划,是不是也不值得提倡呢?我心里这样琢磨。

我对猫们在夜间有如人之啼哭的哀嚎,是颇感到讨厌的。以我的观察为据,动物的叫声有如人哭——我说的是幼儿之哭——最像的是刺猬,其次就是猫了。多数情况是好几只猫凑一块群嚎。这只一声,那只一口,七岔七,八岔八,毫无节奏和韵律,但听上去又少有悲痛的意味,差不多就只是一腔焦躁。好处是我认为猫们也就这一个缺点,优点则不止一条。一者,它们对我抱敬而远之的态度,毫无侵犯的表现。再者,它们固然偶尔也在这块活动场地上大便,可是总排在场地边角等有土垃的地处,排完了还用两条后腿扒土掩盖,而不是像狗那样,这儿那儿地乱排,排完扬长而去。唯其如此,我对猫们态度友好,也注意观察它们的行为。

我经常前来转圈的这个场地,是猫们往返于前后两个院子的必经之路。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:猫进入了场地,我也刚好转了过来。胆大的照走不误,胆小的便停下脚步,瞪大眼睛观察我的神情。我于是也停下脚步,微笑着跟它对视,还摆摆手示意但走无妨。尽管如此,有的猫有时候还是退回去了。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,我马上走开让路,猫就放心坦然地走过。看来,即使对动物而言,也是行动比态度重要。

猫们一个个都很肥硕的事实证明,邻居所说的谁谁对猫确有爱心。我知道人的体重超标会导致“三高”的后果,于身体健康不利,不知道猫们的体重超标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。反正从我身边过去过来的猫们,多是迈着慢腾腾的“猫步”,很少有跑的时候,偶尔跑上几步,也只配用一个“颠”字来形容其跑态的笨拙,不见一点“嗖”的一声就没了踪影的矫健。

忽有一日,我看见一只黄猫来到一棵树下。先是绕树转了一周,继而把两只前腿提起来扶着树身,仰脸上望,看样子是想要爬树。我已多少年没看见猫爬树了,就停下脚步观看。它好像意识到我在看它,扭头睃了我一眼,抽回了扶在树上的两条前腿,仿佛怕我讥笑似的逃离了我的视线。它可能根本就爬不上去了。我这样揣摩。遂又想起小时候听爷爷给讲的故事:猫是老虎的师傅。有一天猫对虎说:“我的本事都教给你了,你出徒了,可以走了。”虎却对猫说道:“我现在得用师傅你来充饥。”说罢冲猫扑来,猫则“噌”的一声爬上树去。猫在树上很感到后怕:多亏留了爬树一招没有传授。

善于爬树和会逮老鼠不是猫之为猫的最具特性的技能吗?猫怎么可以不会爬树呢?猫不会爬树岂非猫不猫了吗?世界变得真快,快得人跟不上趟。由差变好的地方很多,也有些地方由好变差或变得不可思议了。相比而言,猫的不会爬树还真算不得多令人费解。

孟子有言: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”。那点很少的相异就是道德了,用古人的说法或者就是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了。既然如此,是不是和能不能践行这点东西,就应该是区分人与非人的根本标志了。遗憾的是,现在有些人把这点异于禽兽的东西给丢失践踏了,于是,也就像猫之不猫一样的人不人了,从而,这样那样五花八门的坑蒙拐骗事件就层出不穷了。相比而言,猫不猫倒还真没有多么要紧,而人不人的问题就大里去了。孟子还有个说法,曰:“求其放心”。意思是把那丢失了的人之为人的东西找回来。好在还可以找回。能找回来那可是真好。至于找或不找,那就看个人了。

性情文本▶

去南方

□谢锡文

一直以为,我的前世在南方,若不然,何以那么欢喜雨——即便不是细雨霏霏,即便不似牛毛花针,只是水汽氤氲,也足以让我在心底幻化出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“杏花春雨江南”。

我断然想不到,只是跨出一步,一个孩子便引领我去了南方。这里是皖北农村,五月,放眼望去,全是绿色的麦浪,倏忽间,意念中的一切,都回来了——麦秸垛,清水塘,田埂间,无意的苜蓿花玲珑绽放,地头上,几株晚开的油菜花风中摇曳。

我走进深深的麦田里,走进童年的记忆里。

门前的杨树也是这样高,风吹过,沙沙作响。母亲说,前不栽杨,后不栽柳。可惜,我们的农场一片盐碱,能长出一棵树来已是相当不易,杨柳耐盐碱,我们高兴地看它年复一复地长高,就像母亲年复一年地盼望我们长大。

春天,母亲说,拔点猪芽草去。我们便奔向屋后的旷野,先在野草丛中寻觅菇荻,那嫩嫩的柔柔的白色绒芽,伴着淡淡的茅草清香,我们忘情地放进嘴里,品尝早春绵柔嫩软的甘怡。猪芽草并不给猪吃,母亲教我们辨识那种野菜的嫩芽,我们便在初春时节采撷回家,拌面蒸食。春日雨后,还会有一种神奇的地皮菜,贴着地面,迅速生长,太阳一出,它便像和我们捉迷藏一样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夏夜,母亲摇着蒲扇,讲牛郎织女,我们偎在母亲膝下,看银河如练,斗换星移。不远处,水田里蛙声阵阵,场院上捉迷藏的孩子追逐嬉戏,苍穹笼盖,星斗满天,躲在草垛里的孩子悄悄地睡着了……

秋天,母亲荷锄晚归,草帽上总有一串蚱蜢。夕阳西照,蚱蜢的翅翼时而振起,远远地闪亮着。我们奔向母亲,拎起那串肥硕的蚱蜢,玩耍之后,自然是一顿野味美餐。

冬夜,落雪无声,农场变成了一个童话世界。白雪皑皑,银装素裹……长大后才知道,这些词还是留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吧,童年的雪,纯净、洁白,哪里是词语可以承担得起的……

我长到37岁,母亲走了。她27岁生我,我们母女只有短短的37年的缘分。她去了哪里?她走后,我一直在找她,在我悄悄留下的她的一缕白发里,在我第一次给她买的纱巾里,在她为我一针一线编织的毛衣里,在我最后一次给她穿上的大红色的毛衫里……仿佛一推门,还可以大声喊:妈,我回来了!

姥姥家姓袁。我48岁时偶然来到的这个皖北乡村,一位袁姓主妇,欢喜地迎我入门,待我如久别回家的亲人。这里,门前一排高大杨树,风吹过,沙沙作响;这里,有无边的麦地、阡陌的水田、河塘鱼肥、野径花香……入夜,满天星斗,一片蛙声,这里——可是我一直找寻的家乡?

旅行笔记▶

红星照耀着的武乡

□李路

当红色旅游成为当下一种很成熟的概念时,山西武乡这片充满光荣革命传统的土地,仍犹抱琵琶半遮面般藏在太行山中。因此,当今年春暖花开的暮春季节,喜欢长腿走天下的四五十位媒体人走进武乡时,都情不自禁地感慨不已,相见恨晚的遗憾和兴奋让大家一路走一路思考。

武乡,对你其实不应该陌生的呀,早在我们阅读的教科书里就有你浓墨重彩的一页。当我们真正走进武乡,来到这里的王家峪,才知道这个如今很偏僻的地方,有着辉煌的历史,抗战时八路军总司令部曾长期设在这里。在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旧址,我们看到了朱德旧居、彭德怀旧居、左权旧居,还有刘伯承、邓小平旧居。就是在这样一间间狭小的农家土屋里,在一盘盘简陋的土炕上,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军民,靠小米加步枪,开展游击战,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。“中国革命取得成功,真是一个奇迹。”一同参观的一位老者深深地感慨道。在武乡砖壁村,我们看到了一块巨石摆成的地图。就是在砖壁那棵高大苍劲的松树下,彭老总指挥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。

沉浸在武乡的历史里,感慨与感动时常相伴。如今,紧张的生活节奏已把人挤压得几近麻木。可是,在武乡的几天里,我却有两次泪流满面不能自已。

第一次流泪,是在参观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时。漂亮的解说员田悦慧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,对八路军的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恨融进了她的生命中。这些年,田悦慧天南海北拜访了在太行山战斗过的很多革命前辈,解说中好几次让我们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。最动情处,是引领我们走到左权展览前的那一刻。左权在太行山留下了太多的悲壮和感动,那幅他和妻子刘志兰的合影照,挂在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旧居的老墙上,挂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中,曾让多少人驻足凝望和敬仰。可是,他的生命壮烈地停止在了37岁。田悦慧满怀深情地说,1942年5月25日,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指挥,掩护彭德怀、罗瑞卿等领导带部突围。撤退时,总部警卫连要护送左权先走,被他一口回绝。左权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,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,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,他没有顺势卧倒,甚至连腰都没弯一下,仍然站在一高地上一直大声喊着、指挥着。紧接着第二颗炮弹又猛烈射来,炮弹射中了左权,他的喊声戛然而止。左权的身影从山口处消失了!战斗结束后,乡亲们含泪把他被炸飞的遗体埋葬。残忍的日本鬼子为了“验明正身”,又把他的遗体挖了出来,抛尸野外……刘志兰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左太北在延安,当听到丈夫牺牲的消息时,刘志兰跑到黑夜中的延河边放声大哭,她才25岁呀,就从此永远地失去了亲爱的丈夫。讲到这里,田悦慧和我们一行人,个个眼中噙满泪水,有好几个人哽咽低泣。我悄悄地躲到一边,眼泪洇湿了手中的纸巾。

第二次流泪,是在观看大型实景剧《太行山》时。这部由著名导演李前宽指导的室外情景剧,背景以血染的红星和红旗为主色调,以《兰花花》和《太行山上》为主旋律,以八路军和太行山人民共同抗日为主题,以当地600多名乡亲为主要演员,近两个小时的演出表现出了无比的震撼力和感染力。当看到一位子弟兵母亲亲眼目睹大儿子被日本鬼子杀害,又坚定地送二儿子奔赴杀敌战场时,在夜幕下观看的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。当年,仅有14万人口的武乡,就有9万多人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,“村村住过八路军,家家出过子弟兵”,被誉为“八路军的故乡,子弟兵的摇篮”。这位母亲的原型名叫王改兰,抗日战争时期她曾把四个儿子送上战场,有三个儿子为国捐躯,这是一位真实的英雄母亲。

从武乡归来一个多月了,眼前仍常常浮现出一个个鲜艳的红五星。红五星作为八路军战士帽子上的标志,在武乡这个八路军的故乡,一如天空的星星那样,从来没有消失,也没有退色。你看,在县城宁静的街头,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展室,在朱总司令亲手栽下的那棵红星杨的树枝里,红星成为一种风景,更凝聚成了一种精神、一种力量,感动着到那里去寻根的每一个人。